

取高×赤局

(下)

11月11日

赤外借

11月11日

最高杀局

(下)

墨葡萄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统筹策划：阮航  大无限书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高杀局：全两册 / 墨葡萄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5

ISBN 978-7-5502-8697-9

I . ①最… II . ①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2788 号

最高杀局

作 者：墨葡萄

责任编辑：喻 静

特约编辑：周晶晶

统筹策划：阮 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00千字 710mm×1000mm 1/16 印张：46.5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697-9

定价：79.80元 (全两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64243832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七章	四种情况	001
第四十八章	机锋智斗	009
第四十九章	双熊夜袭	016
第五十章	血战孤山(1)	024
第五十一章	血战孤山(2)	032
第五十二章	防患未然	038
第五十三章	由基再世	045
第五十四章	谁的军帽	054
第五十五章	万古忠魂	063
第五十六章	教授斗谍	075
第五十七章	处长休假	084
第五十八章	两世为人	093
第五十九章	一问一答	102
第六十章	休眠死间	114
第六十一章	反捅一刀	123

第六十二章	虎陷龙潭	132
第六十三章	灵肉博弈	140
第六十四章	孰轻孰重	147
第六十五章	选“秦舞阳”	155
第六十六章	関の孙六	164
第六十七章	彗星袭月	172
第六十八章	喋血五步	181
第六十九章	专员老阴	189
第七十章	书生意气	196
第七十一章	遍插茱萸	204
第七十二章	君子义理	212
第七十三章	钓者上钩	221
第七十四章	吸血恶魔	230
第七十五章	夺命毒烟	240
第七十六章	戏“看门人”	249

第七十七章	高层过招	257
第七十八章	雾里看花	266
第七十九章	“仇讨”出炉	274
第八十章	紧锣密鼓	283
第八十一章	“智者”千虑	290
第八十二章	攻防之间	298
第八十三章	擎天一架	306
第八十四章	虎倒架在	315
第八十五章	怪事连连	323
第八十六章	反间对决	333
第八十七章	阮的骨头	342

第四十七章

四种情况

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坐着两个着便装的汉子，他俩叫了一壶酒，点了几个菜外加两盘子当地的特产——干炒面。

当中那个梳着大背头、留着小胡子的男子端起酒杯跟身材魁梧的“鹰眼”大汉对碰了一下，说了一声“干”之后，一仰脖，杯中酒瞬间进了肚。随后“鹰眼”大汉夹了块大青山羊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而小胡子则不疾不徐地嚼着花生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看看差不多了，小胡子放下筷子掏出两根烟，递给对面的大汉一根，自己也点上一根，悠闲地吸了一口，才开口说道：

“鲍大哥，兄弟请你来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好好唠唠，有啥事说开来就好了，别产生什么疙瘩。”

被称为“鲍大哥”的这位正是鲍津虎，而对面的小胡子不用问，就是“督察”张笑达了。

“咱俩能有啥疙瘩？笑话，您太抬举我了吧。”鲍津虎撂下筷子，点燃了香烟反问道。

“你看看，兄弟我可真把你当哥哥看，你咋把我当外人了呢？我哪点做得不周你可以明说嘛，也叫我这个当弟弟的心中有数不是。”许多东北人都爱称兄道弟的，套近乎的功夫可谓一流。

鲍津虎斜了张笑达一眼，语带讥讽地说道：“你还当我是你大哥呀？新鲜，我以为你就是一个‘张督察’呢。”

笑达一点没生气，半开玩笑地说道：“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叫了，再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一掌劈死我呢。”

“我哪敢哪？大哥这对手掌是专门对付鬼子汉奸的，至于你们这些爱斗心眼的秀才，咱可招惹不起。行了，你也别弯弯绕的，痛快点，直说吧，啥事？”

张笑达再次给二人斟上酒，说道：“就喜欢大哥你这性格，直率。来，再干一个。”

津虎用手捂着酒杯道：“你先把话说清楚喽，否则这杯酒我不喝。”

笑达一看对方这态度，知道勉强不得，于是开诚布公了：“这段时间以来，你对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呀？”

“误会？我哪敢对你们有什么误会啊？你们多精呀，就他妈我一个傻屁。”

“怎么能这么说呢？您要是傻，陈处长也不会大老远把您调到这儿来呀？”

“算了吧，你不提他还好，一提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了？”

“怎么啦！你还明知故问？真以为我傻是吧。我来问你，前一阵子为什么凡我经手的案子，你他妈总要插上一杠子，这不是明摆着嘛，信不过我？信不过就明说嘛，何必这么费劲呢，这个狗屁队长我也厌烦了，干脆明天我就找他，提出辞职算了，让你这样的能人来接着干吧，何必再费道手呢？”说罢，鲍津虎端起酒杯“嗝”的一声喝干了。

笑达低头微笑着，又夹了颗花生米在嘴里嚼着，突然反问道：“那你辞职后能去哪儿呀？”

“放心吧老弟，老天饿不死瞎家雀，更何况你哥哥我还是有点玩意的。再说了，我道上的朋友多着呢，走到哪儿都饿不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没爷活路。有什么大不了的。呃。”

鲍津虎打了个酒嗝，他的确是喝高了，话说得也越来越直白了。

张笑达想了想道：“现在还不至于到这一步吧，依我看处长目前还是挺信任你的。再说了，就凭韩队长的关系，他也不至于把事做得太绝了吧。”

“老子还要他姓韩的来罩着！笑话，大不了投靠我大哥牛子陆去……”说到这儿，鲍津虎突然收住了话音，低头继续喝起闷酒来。

张笑达没有接着问下去，只是淡淡地劝慰道：“不至于吧，还不至于此，要真是那样，咱哥俩一起走……”

朔风起处，两条汉子相搀着离了酒馆而去，一路上还勾肩搭背地吹着大牛：“我跟你说啊，咱东北人向来不玩虚的，不像他们南方人，净爱斗心眼，俺们根本不稀罕骗人，说不给你钱就不给了，爱咋地就咋地，爱哪儿告哪儿告去……”

“兄弟，实在……”

第二天上午，陈处长把张笑达单独招进了办公室，屋里还有韩勇。

“昨天谈得咋样？”关上门后处长问道。督察看着二人，笑咪咪的表情颇耐人寻味。

“有所斩获，二位领导。”

“哦，快说说，什么状况？”

张笑达拿起桌上的一根铅笔在手中耍弄着，说道：“不敢说完全冰释前嫌了吧，至少可说是彼此能坦诚相待了，还是我把他挽回住处的呢。这个人给我的总体感觉似乎还可以，虽然脾气大了点，但好像还挺爽快的，没什么城府。”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嘛。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了，老张，干咱这一行的得多多个心眼，别被表面的东西迷惑了双眼，大奸若忠、大恶若善之辈不在少数啊。”陈处长望了韩队长一眼，后者点点头表示赞同。

“嗯，我会继续留意的。哦对了，在我的激将法之下，他好像酒后吐了句真言。”

“什么真言？”

“他说别逼他，否则就要去投靠一个叫‘牛子陆’的人。”

“哦，他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说过之后他好像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住口不言了，我也没再追问下去，我这么做对吗？”

“很有分寸。”陈瑞禄肯定道。

“这牛子陆到底是个什么角色？要不要调查一下？”张笑达问道。

“据我所知，此人是个军统大特务，豫站站长。你先去吧，注意保密。”

“明白。”

待张笑达走后，屋里的两人开始琢磨了起来，韩勇问道：“牛子陆？我以前咋从没听他念叨过这个人呢？”

“此人不简单，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1939年打进去的，至今还在潜伏，没暴露过。”

这突如其来的信息令韩勇的大脑有点转不过弯来了，他想了想问道：“鲍津虎知道牛的这层身份吗？”

“应该不知道吧，牛的真实身份只有 EBC 和保安处的少数高层才知晓，我也是来之前才从邹部长的口中获悉的。”

“这么说鲍有可能是个军统特务喽？”韩勇压低声音、瞪着牛眼紧张地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你还等什么？马上隔离审查他吧，要不我亲自带人去抓，别让这兔崽子跑了。”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别贸然动手。再说了，鲍的社会关系一向复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这也是他搞情报的优势嘛。认识个把军统中统甚至日特也实属正常，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推断出他是个异己分子。”

“那现在该咋办？这是不是就能证明笑达已脱离特嫌了？”

“还不能。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查出鲍是国特，也不能排除张笑达是日特的可能性。让他们继续再玩一段时间的这种猫鼠游戏吧。”

“你这招一箭双雕真够高的，两个月前你在布下这个局时跟我是咋说的？他俩之间只有四种可能性：“一、两人都不是特务，这样皆大欢喜，也就不怕相互监视了；二、两人都是特务，则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形成‘狗咬狗’的局面，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三、鲍是特务而张不是，那么叫张来监视鲍，顺理成章；四、张是特务而鲍不是的话，那张一定会尽可能把鲍描绘成特务，已达到误导我们和保护自己的效果。这招叫什么来着？”

“掩人耳目。”

“不对。”

“声东击西还是指东打西？”

“好像也不是。”

“瞒天过海、暗度陈仓。”

“没那么长。你再想想，中间好像有个‘李’字来着。”老韩又开始犯轴了，非逼着老陈想出当时的那句成语来。

“李，啊呀，这带个‘李’字的成语可就多了。”老陈嚼了半天牙花子，突然使劲一拍自己的大辮儿头道，“是张冠李戴吗？”

“你装哪？他妈的要急死我呀，接着给老子想！”韩勇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看来“金一根”这个雅号还真不是白给的。

“莫非是‘李代桃僵’不成？”陈瑞禄抓耳挠腮了半天，终于又憋出一个近似的词来。

“对！李代桃僵，就是它。呃，等等老陈，万一这两个家伙都是特务呢？而且互通了信息，知道彼此的身份后建立起攻守同盟，这样的话，咱的计划可就要泡汤了，有这种可能性吗？”韩勇搔搔头皮又提出一条不同意见来。

“完全可能。对咱们来说，这大概是一种最不想见到的组合方式了。”

“那现在该咋办？”韩勇有些急眼了。

“别担心，我早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非常之低。你想呀，张笑达是什么时候进入保安处的？1937年中旬对吧，而鲍津虎到肤施的时间是1940年前后，他俩正式交往的时间应该不早于1942年对不对？也就是说两者在咱这里相遇，起码有四到五年的时间差了。日特机关会让一个特务去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另一个五年前就打入的特工吗？这种概率有，但绝对不会高，因为他们到这儿以后的任务安排及去向问题都由我们说了算，他们本人没有任何选择权的。”处长的分析不可谓不严谨。

“可如果他俩隶属于不同的特务机关，受不同上级的指派，同时还又互通了信息呢？我想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吧。”韩勇开始抬杠了。

“不会的。”陈处长自信地否决了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

“很简单，麻杆打狼两头怕。干这行的谁会主动爆出自己的身份呀，换作你，你会吗？除非他是刘阿斗，而阿斗是当不了间谍的。”

韩勇听罢大点其头，待陈瑞禄说完之后，他来了一句：“你小子得早死。”

处长不解地问道：“什么话这是，咒我呢？”

“可不咋的，成天琢磨这些阴谋诡计，你不早死谁早死啊？难不成还是我这个‘一根筋’先去啊？”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这叫思维体操，对身心健康有利的。”

“得了吧你，哈哈哈哈哈……”

什么是间谍游戏？这才是真正的间谍游戏哪，一环套一环，一招接一招。多算胜，少算败，而况不算乎。其实，所谓的间谍战归纳起来无外乎就是三个字——斗心眼。

人的思维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叫单线思维，一类叫复线思维，还有一类则是立体性思维。头一类人只能从 A 推演到 B，再从 B 推演出 C 来；第二类能从 A 直接跨越到 Z；第三类人更牛，可以由 A 联想到亚特兰蒂斯或埃菲尔铁塔的塔尖来，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能从不同角度、多层维度来思考问题、权衡利弊。大多数人属于前两者，如“金一根”同志等；而懂得用立体思维方式来想问题的人则少之又少，陈处长就是这类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地上的奔马，另一个则是空中的飞鹰。骏马再快也体会不到雄鹰翱翔天际的乐趣，因为它不具备后者的视野。甚至在某些著名将领中也不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只能打“硬仗”“恶仗”，有些人则能打“巧仗”“便宜仗”，而极少数的人打的却是“神仙仗”的原因了。当然，单线思维的人也有他们的优势，就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目标明确，便于执行且效率颇高，但他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就往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处长的亡妻覃幼倩就是个典型的单线思维的人，经常在回家的路上与老公呕气，她实在搞不懂对方干吗非要走冤枉道，而陈又懒得跟她解释，这么做的目的有时是为了接头，有时是为了避开跟踪，还有时则什么都不为，就是想多散散步，思考一下问题而已。他不愿让这个局外人担惊受怕、胡思乱想，所以二人时常为此拌个小嘴。细腻复杂的人的内心往往难于被简单直接的人所理解，没办法，天性使然，“互补”才和谐嘛。

最近镇上来了个戴墨镜的算命瞎子，他左手拄着一根细细的竹棍，右手持一幡子，上书四个大字——“上官神算”，由一个小童牵引着，哆哆嗦嗦地行走在麻田镇的土路上。

算命先生和小童来到一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站定，只听他用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吆喝道：“断人生死，预知祸福；消灾解难，上官神算啦。”

一个壮汉经过他的身边，瞎子的耳力极佳，他用细竹竿一戳壮汉的肩头说道：“客官，你印堂发乌，有血光之灾了。”

“放你娘的狗臭屁！”大汉一把打掉他的细竹竿，愤愤然而去。

当一个包着头巾、裹着小脚的老太太经过时，瞎子又用竹竿一拦道：“你有过三个男人，对不对？”

“不楚该畜（没出息的东西）。”

算命瞎子哈哈一笑，继续侧耳细听起来。

就这样过了七八天，瞎子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上了岗”，他白天站街卜卦，晚上收摊打坐，就寝于一座小小的破庙之中。

这一切自然逃不过侦查员的眼睛，为姍和小阮在陈处长的授意下，假借算命之名，仔细地检查过他的所有家当，最终一无所获。除了签筒、幡子、竹竿、少量的钱和一套破铺盖之外，神算子身无长物，而且他似乎也没有兴致四处瞎转悠，就在同一地点扎下了根，好像那里是他的风水宝地似的。反谍工作组对他的注意力也就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这天，上官又在他的地盘上开始“太公钓鱼”了。就在一个头戴草帽的便装男子匆匆经过他身旁之时，瞎子的竹竿准确地戳中了他的后背。

“干什么？”便装男子没好气地问道。

“客官，老朽凭着脚步声判断，你这个人不简单哪。”

“哦？怎么不简单了？”一句语带双关的话使得便衣男子的好奇心被逗了起来。

“这么说吧，那简直就是龙行虎步，视瞻不凡哪，恐不为人下。来来来，让老朽给你卜上一卦。”神算子故弄玄虚了起来。

“扯淡！老子从来不信这个，神棍。”便衣男子抽身便要离去。

“客官，咱俩有缘，何必来去匆匆呢？我知道你的前世今生。”

便衣男一听这话，止住了脚步，返回头笑呵呵地说道：“是吗？那你给我算一卦吧。如果对了，咱该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如果不对，哼哼，你就别在此处招摇撞骗了，行吗？”

“照啊！我上官云鹤铁口直断，没这两下子还敢行走江湖吗？不知客官是求签问卜还是测字看相呀？”

“看相？你不是瞎子吗？怎么看我倒想见识一下了。”便衣男跟他杠上了。

“开天目之人自有妙招，我只要摸一下你的骨骼五官就一切了然于胸了，要不要试试？”

“谁要你的脏手摸来摸去的，我又不是个大姑娘。这么着吧，你不是声称自己无所不知吗？那你先算算我叫啥名吧。”便衣男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有何难哉，信手拈来。”神算子居然成竹在胸地应战道。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男子面带讥讽地打趣道。

“嘿嘿，客官别玩这套小把戏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一旦报出你姓甚名谁，

你矢口否认，我能耐你何呀？”

“那你划道吧，怎么玩听你的。”便衣男较起了真。

“很简单，咱们把名字分别写在纸上，写好之后一对，不就真假立判了吗？”

“有趣，拿纸来。”

上官云鹤接过一张小童给他的马粪纸，从中一撕为二，递了过去，二人在纸上唰唰写了几笔。便衣男先写完，偷眼观瞧对方，没想到这个算命瞎子竟大笔一挥，默写出一副对子来。神算子把对联往身后一背，说道：“客官，报上你的大号吧。”

“张彤。弓长张，一丹加三撇的彤。”便衣客亮出了底牌。

“照啊！请上目。”神算子把对子递给了“张彤”，便衣男拿过对子展开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张纸上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谜语：

“手持长弓放三箭

射中老君一金丹”

这不正是“张彤”二字怎的？便衣男子手拿破纸僵在当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怎么样客官？让老朽说中了吧。”神算子一听对方没吭声，立刻知道点中了对方的要害，开始出牌了。

“你瞎蒙的。再说了，你又没直接写出我的名字来。”说罢便衣男把马粪纸一扔，扭头便走，却被对方一把托住，低声威胁道：

“坐下！别逼我揭你的老底，隼先生。”

便衣男子像着了魔似的乖乖坐下了，神算子与他热络地促膝而谈了起来：“刚才我摸了摸客官的骨骼和手掌。你家有老母妻儿，令都安康，年内应无大碍。就是客官你自己当下有一道坎，迈不过去，大概跟你脑后的反骨有关，要不要让老朽帮你化解一二啊？”

“怎么个化解法？”便衣男追问道。

“呃，这就对了，测个字吧。”

便衣男子刚要开口，被神算子一伸手止住了。云鹤阴阴地威胁道：“想好了再说，胡诌是会出人命的。”

便衣男子低头沉思片刻之后，用颤抖的手在瞎子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字……

第四十八章

机锋智斗

上官神算装模作样地抬头望天，又摇头晃脑、念念有词了一番。这时，周围已经聚拢了几个闲散的看客，正伸着脖子侧耳倾听神算子的点评。

算命先生猛地双掌一击道：“妙哉妙哉！这个‘美’字不简单哪，有玄机，大有玄机啊。”

“有何玄机？”男子问道。

“客官请看：此字上头是个‘羊’，下头是个‘大’字，可解成‘大羊’是也。何为大羊？大青山之羊也！而哪儿有这种羊呢？咱太行山啊！这说明客官命中该有这趟太行之行，也可以说你我在此相遇，真是机缘巧合、自有定数啊。”

“就这个？”男子又要站起身来走掉。

“等等！还有呢，此字也可拆作‘八大王’。何为‘八大王’呢？一说是宋太宗第八子周王赵元俨，性刚毅，有威望，被人称作‘八大王’，也就是戏里常说的‘八贤王’；还有一说是指那些心黑手辣、杀人如麻之辈，如明末逆党贼寇张献忠，也自称‘八大王’。”

“这关我屁事啊？”便衣男子大惑不解道。

“当然与客官有莫大的干系啦。你在此地若遇到的是前者，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若见到的是后者，一定要赶紧躲避、尽快逃离，切记切记。”

“净说废话！我知道谁是好人，谁又是歹人啊？”

“很好区分：前者是‘太君’下凡，慈眉善目；后者是‘阎罗’附体，横刀立马。客官如遇到后者则避之唯恐不及啊。”

“那该如何规避呢？请大师指点迷津。”

算命瞎子用手中的竹竿一敲地上的破罐子，便衣客马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边币放入罐中，上官点头称谢后接着指点道：“你要在数天后向西北方向躲避。记住：一定要蛰伏两载，不可妄动，否则将有性命之虞。切记！”

“别吓唬我，我这人胆小。”

“反正道儿已经都给你指明了，信不信由你，莫说老朽没提醒你。”

“一派胡言，钱不给了！”男子站起身来，从罐中取回钞票就要走，神算子阴阴地又甩下了一句：

“还有一解，想听吗？”

男子扭头问道：“什么？”

“这个‘美’字还可以拆成另外三个字：大王八！客官常年出门在外，一定要提防你的用人，尤其是一个‘看门人’。”

“提防他做什么？”

“他会给你戴绿帽子的，很可能还不止一顶哪。”闻听此言，周围的看客已经有人在汕笑了。便衣男子的面色有些微变，他忍不住反唇相讥道：

“这兵荒马乱的，哪来那么多慈眉善目的太上老君呀，我可不敢四处乱逛，周围净是些武军寺里横刀立马的阎罗。不过你倒是可以去会里村走一遭，据说那里有一个巫婆正在家中守寡呢。”说罢，便衣男子用嘲讽的眼神扫了周围的人一圈，既像是在调侃对方，又像在观察动静。

“她守不守寡的与老朽何干哪？”神算子问道。

“我看你与她挺般配的，就是岁数相差得大了些。”

“哦，莫非我这老牛有嫩草可吃啦？这位可人儿芳龄几许呀？”上官好像还真有点动心了。

“哪里话，在她面前你还是头小牛犊子呢，据我所知，三仙姑今年正好是差七十一就两百岁了。”

哈哈哈哈哈……周围的看客顿时发出一阵爆笑，便衣男子扔下那张纸币后飘然而去。

上官云鹤没有即刻离去，而是站在那里又继续招揽了会儿生意，看看天色将晚才收拾起摊子，回他的破庙了。

这个所谓的“上官神算”就是易容后的忍者服部正成，而那个便衣男子则是他苦寻了多日的“隼”，刚才的那出算卦戏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暗语来传递情报，下面我们逐条逐句地解析一下它的全部内容：

一、那副“手持长弓放三箭，射中老君一金丹”的对子以及“张彤”二字就是“隼”的启动暗语和身份证明。

二、“八大王”暗指八路军副总指挥庞德华，“太上老君”省却两字就是“太君”，也就是指日军。而所谓的“大羊”和其后的“大王八”则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因为人们往往会对类似于“大王八”之类的下流话留下记忆，而忽略了有价值的“八大王”这个情报信息。

三、你在此地若遇到的是前者，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若见到的是后者，一定要赶紧躲避、尽快逃离——意思是说：目标达到了，你就可以回来，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任务失败了，你就要继续潜伏下去。

四、我知道谁是好人，谁又是歹人啊？——“隼”这是在问对方：我怎么衡量胜败？

五、前者是“太君”下凡，慈眉善目；后者是“阎罗”附体，横刀立马——日军占领此处就是胜利了，“横刀立马”的庞德华还活着就是败了。

六、遇到后者该如何规避——若败了我该怎么办？

七、数天后向西北方向躲避，蛰伏两载，不可妄动——我方将在几天后发起攻击，你要撤回肤施并继续潜伏一到两年，等待新的指示。

八、你家有老母妻儿，今都安康，年内应无大碍。就是客官你自己当下有一道坎，迈不过去，大概跟你脑后的反骨有关——这段话的意思是：小心点，你是个内鬼，你的妻儿老妈都在我们手上，现在他们暂时还都好好的，如果不听话，哼哼！我们和共产党都饶不了你。

九、客官常年出门在外，一定要提防你的用人，尤其是一个“看门人”，他会给你戴绿帽子的，而且还不止一顶——回到肤施后，你要时刻注意一个叫“看门人”的，他会重新启动你，若不老老实实合作，就把你媳妇送慰安所，供皇军享乐……